

# 張宗昌外傳(一)

戚宜君

## 楔子

清代咸豐二年(一八五二)，曾國藩督辦團練，日漸擴張，遂成所向無敵的「湘軍」，終於盪平「太平軍」及「捻、回之亂」；李鴻章繼曾國藩之後，節制各軍，並成立「淮軍」，支撐晚清大局；迄中日「甲午之戰」一敗塗地，袁世凱繼起，編練新建陸軍於小站，練成北洋大鎮，清廷退位之後，各統兵將領呼風喚雨不可一世，爭城掠地，割據稱雄，這便是「北洋軍閥」的由來。

「甲午」戰敗之時，全國上下陷入一片愁雲慘霧之中，袁世凱在朝鮮防地，感受更為真切而痛心之至，李鴻章曾以父執的口吻謂人道：「袁世凱這個孩子頗有膽識，實在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。」這話傳到了袁世凱的耳朵裡，乃兼程返國，逕謁李鴻章，應對進退，完全是一副後生晚輩的態勢，加以兩人對眼前局勢及努力方向的看法幾乎大致相同，於是，在天津不遠處的小站，積極的編練新軍，編裨將佐，均取自李鴻章所創辦之天津「武備學堂」，並延聘德國顧問為教官，而由袁世凱總其成，如火如荼的展開大規模的訓

練事宜，這是光緒二十一年(一八九五)的事。

早在「鴉片戰爭」之後，清廷與外人約定通商口岸為河北與江南，內稱「北洋」和「南洋」之後，兩江總督便兼為南洋通商大臣，直隸總督又號稱北洋總督，又稱北洋大臣。袁世凱在李鴻章的眼睛裏，是一個「足智多謀，規模宏遠」的人物，順理成章的繼李鴻章之後，擔任了直隸總督，也接收了「淮軍」的地位與班底。等到「八國聯軍」之役，李鴻章拼着老命，卒訂和議，心力交瘁而等不及「辛丑回鑾」便病逝於賢良寺中，遺摺中有：「環顧海內，惟袁世凱能繼臣之後。」舉薦之誠，無以復加，清廷決計以袁世凱代替李鴻章，倚畀之殷，無與倫比。翌年「北洋新軍」之營制餉章均經訂定，袁世凱於焉成為滿清末季的柱石人物。

滿清入關後，原有一套嚴密的軍事制度，「湘軍」之興，餉由自籌，兵為將有，「淮軍」繼之，兵弁只知有將帥而不知有國家，袁世凱小站練兵，承襲「淮軍」衣鉢，對部屬猶如奴僕，視軍隊如私人衛士；昔日差弁，不數年間一躍而為統兵大員，或綜師干，或領疆圻，功名權勢之盛

，已遠遠的超過了「湘軍」及「淮軍」的氣勢，於是，「北洋派」、「北洋系統」、「北洋團體」或「北洋軍人」等名詞，便不脛而走，儼然成為當時中國獨一無二的龐大勢力。

袁世凱雖然也羅致了一批讀書人，替他居中策劃，多方結納，以鞏固其權位，但他真正推心置腹的人，則是受其羽翼，而且，才智駕下的部屬，嘗語人稱：「到底還是不識字的人靠得住。」因此，造就了一批只知絕對服從，不敢有所主張，盲目的效忠，處處以私人情感為依歸，產生一種牢不可破的「報恩」觀念，頭可斷、血可流，絕對不能違背「恩上」或「恩憲」的。在民國鼎革之際，袁世凱就是憑恃着北洋武力要挾清帝退位，竊取民國政權；迨至癸丑討袁軍起，袁命所部大舉南下，循京漢、津浦兩條鐵路，扼武漢、佔岳州、進南京，迄於上海，至此，北洋勢力始達於長江流域，袁世凱更是不作二不休，積極進行其皇帝的美夢。

經過了一連串煞費苦心的經營和佈置，袁世凱終於當上了皇帝。但是，全國鼎沸，衆叛親離的狀況，始終無法改善，袁氏憂憤成疾，竟至一

病不起，於民國五年六月六日暴斃於新華宮中，袁皇帝的壽命僅八十三天而已。

袁世凱死後，留下了一個難以收拾的爛攤子，馮國璋與段祺瑞繼起統率北洋勢力，兩人的地位不相上下，聲望及能力均不足以駕馭全局，天下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至此乃分裂為直、皖兩系；雙方意見不一，陰掣其肘，互爭地盤，擴充己力，要餉索械，迄無寧日，甚至演變成水火不容之勢。關外張作霖日漸壯大，稱為「奉系」，「直皖之戰」，奉系助直攻皖，「皖系」迅即土崩瓦解，二十萬部眾風流雲散，奉、直兩系於是成爲均勢的局面。

民國十一年「直系」與「奉系」兵戎相見，吳佩孚調兵遣將，大出鋒頭，擊敗「奉軍」，虎視域內；兩年後奉系捲土重來，由於馮玉祥倒戈，又把「直系」打得落花流水。北伐軍興，「直系」與「奉系」雖然聯合相抗，實則已成強弩之末，不堪一擊；民國十七年北伐大軍底定平津，東北易幟，全國統一，至是「北洋軍系」全部瓦解。

### 「北洋軍閥」素描

袁世凱小站練兵之初，原以抵禦外侮爲目的，規劃嚴密，訓練精實，戰技與精神，均頗爲注重，不料，由於袁世凱的一念之私，使此一抵禦外侮的勁旅，盡耗於自相砍殺的混戰之中，實在是中國近代史中最大的憾事。

自從袁世凱死後，「北洋軍系」不但分崩離析，而且，迅速的腐化及惡化，壟斷政權，胡作非爲，強取豪奪，無法無天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更

是奢侈浪費，聲色犬馬，講究豪華，鋪排場面；在行爲舉措上，簡直已經到了貪贓枉法，吃喝嫖賭，蕩檢除閒，了無禁忌的地步；因此，「北洋軍閥」這個名詞便取代了「北洋軍系」。

「北洋」二字，前述已多，不必再作解釋；「軍」字一目了然，似亦不須解釋；倒是「閥」字，原本也不是一個壞的字眼，「史記」云：「人臣之功有五品，明其等第曰閥。」古人書功狀於門楣，以示煊赫之意，在門左者曰「閥」，在門右者曰「闕」，「閥闕世家」，即是高官厚祿的人家也。據「冊府元龜」所載：「正門閥闕一丈二尺，二柱相去一丈，柱端安瓦桶，以墨染之，號爲烏頭染。」後世稱門第高華者謂之「閥闕」，另有一層爲所欲爲，唯我獨尊，目無法紀，倒行逆施的意思；把一個原本良好的字眼，變成一個不堪寓目，也不堪入耳的壞字眼，實在是一件非常奇特的現象，至今，對於「閥」字的命義，仍然沒能更正過來。嚴格說來，「北洋軍閥」應該是與小站練兵時，直接有關的人，才能沾得上邊兒，但是，後來不但他們的徒子徒孫都包括在內，就連八竿子都打不到的關外奉張系統，及西北軍系統的一部分，也都列入了「北洋軍閥」的範疇之中。大家耳熟能詳的當然是袁世凱的手下大將段祺瑞、馮國璋、曹錕，其次便是「直系」的靈魂人物吳佩孚、關外王張作霖、西北軍馮玉祥、「辦帥」張勳、崛起東南的孫傳芳了；而真正青出於藍、變本加厲，把軍閥形象塑造起來的人物，要算是第三流角色的孫殿英、韓復榘、齊燮

元與張宗昌了。其中尤以張宗昌最富於傳奇色彩，實可作爲「北洋軍閥」的代表人物，而一般人心目中所謂的「北洋軍閥」，大約就是張宗昌那個樣子。事實上「北洋軍系」的作風，在張宗昌身上都可以找到一些影子；而「北洋軍閥」的習慣，張宗昌不但照單全收，而且，更發揮得淋漓盡致。

典型的「北洋軍閥」大約是這樣的：盲目的相信武力可以解決一切問題，不屑從事政治工作，但却要干預政治事務，把政治人物玩弄於股掌之上；漫無目標的擴充實力和地盤，手下統御的兵弁越多越好，管轄的地區愈廣愈佳；雖然沒有經濟學的概念，却深懂斂財之道，別人的一切都是他的，強取豪奪，視爲是理所當然；唯我獨尊，蠻橫霸道，他的好惡就是別人行爲的規範，順我者生，逆我者死，動輒高喊：「我把你斃了！」熱衷於物質享受，窮奢極慾，揮霍無度，根本不知節儉樸實、潔身自愛爲何物；狂嫖爛賭，不加節制，認爲天下的女人，都可以金錢及權勢獲得，世上的金錢，均可以在賭桌上贏來，也不在乎在賭局中輸去；似乎不在乎領導統御的原則與方法，但却有一套自己之有效奇特手段，盛怒之下，可以把部屬罵得一文不值，甚至打得皮開肉綻；一轉眼的工夫，又可能笑謎謎的虛寒問暖，加官進爵；最常見的情形是：剛剛集合部眾，把某一位屬下不分青紅皂白打了一頓屁股，解散以後，又拍拍他的肩膀一塊喝酒去了。

袁世凱手創「北洋軍系」，影響中國命運達半個世紀，弄得國事日非，民怨沸騰，尤其是民國初年的「北洋軍閥」，胡整亂搞，形同兒戲，

當時的人呻吟於他們的淫威之下，真可說是水深火熱，度日如年。後來的人抱着隔岸觀火的態度，穿鑿附會，添油加醋，予以醜化及趣味化，反而使他們真正的形象，在無意之間逐漸失真。歷來品評人物，原非易事，年湮代遠，往往失之於真實；時間太近，常常又會失之於偏頗。今日來品評「北洋軍閥」的所作所為，在時間上不算太遠，也不算太近，史料比比皆是，不至於難覓蹤跡；人物皆已物化，亦不必有所顧忌，想來應該是可以公正無私的加以敘述及發揮，不至於隔靴搔癢，老是搔不到癢處吧！

王湘綺以親身經歷，復詳細檢查檔案，發現曾國藩不如胡林翼之處甚多，於是，拋開私誼，秉筆直書，撰成了一部「湘軍志」，自己十分高興的自炫着說：「居然史遷矣！」但是，曾九帥却不那麼想，強烈的表示不滿，並運用各種壓力，強迫銷版毀書，但結果「湘軍志」還是流傳不朽；可見公道自在人心，即使影響當時執筆人士的記述，又豈能掌握後世的論斷。歷代以還，多少帝王將相，儘管在當時生殺予奪，不可一世，等到蓋棺論定，是非曲直就不是他們所能左右的了。

用歷史家的眼光來看，時間與空間似乎都可以縮小成一個舞臺，世人在這個舞臺上，煞有介事的扮演各種各樣的角色，生旦淨末丑，穿綴出一連串喜怒哀樂的情節、悲歡離合的場面，身在其中簡直是渾然忘我，一切的是非曲直更無暇顧及，但是，青史無私，必然會有一個真實而公正的評斷。

何謂歷史？「二十五史」是歷史，口傳心授的故事也是歷史，稗官札記更是歷史，甚至有關人物及事態的描繪記錄都是歷史；只要是公正真實，不偏不瀆的以口頭或文字敘述人與事的內容，就是最有價值的歷史；因此，有些人與事，雖然能逃過正史的評斷，但却在野史中無所遁形。說說的大概都已經交待清楚了，現在言歸正傳，讓我們來談談張宗昌吧！

### 張宗昌的輪廓速寫

張宗昌體健如牛、腦笨如豬、性暴如虎、行動如風，處事粗枝大葉，待人豪爽熱誠；一生糊塗透頂，是個「如假包換」的鄉巴佬，套句北方俚語，簡直就是「土包子戴花」的滑稽人物。

幼年家境貧困，父親早死，根本沒有機會上學讀書，十二、三歲便長得人高馬大的像個小大人了；閒來無事，跟着吹鼓手的繼父，幹了幾年紅白喜事的「放銃」營生；十七歲那年投身縣衙，充任捕快的助手，大夥都管他叫「縣衙門的狗腿子」。人慢慢的長大了，在一個偏僻的小縣城裏耗下去，終久不是個辦法，於是，下定決心，出關闖蕩一番。

十八歲那年，初到東北，人地生疏，靠着一身蠻力，先在撫順挖煤，再轉到哈爾濱作賭場守衛；由於體形高大，膂力過人，加以個性豪邁，天生一副綠林好漢的性格，很快的便得到當地流氓地痞的擁戴，成羣結隊的跑到海參崴去做扒金礦工；耐不住礦場的寂寞歲月，又擔任過一個短暫時期的俄國巡捕，後來，索性糾集了一批亡命之

徒，選定中俄邊境的綏芬河沿岸從事開墾工作。其實，真正開荒拓土的時間很少，而聚眾滋事的時間較多，個個有馬有槍、好勇鬪狠，遇到機會便幹幾票不要錢的買賣，說他是土匪也行，說他是強盜亦無不可，東北人則稱這些人為「拉大幫」或「鬍子匪」。

日俄戰爭期間（一九〇三—一九〇五），張宗昌曾經擔任過俄皇的雇傭兵團，馬上來馬上去，飄忽而至，使得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的日本軍隊猝不及防，在措手不及的情況下倉皇應戰，像秋風掃落葉似的，被打得落花流水；張宗昌一夥人的勇猛和威風，總算替俄國人掙回了一點面子，在帝俄朝野人士的心目中，張宗昌已成為能征善戰的驍悍英雄。

辛亥革命爆發，張宗昌剛滿二十七歲，嘯聚了一批人馬，千里迢迢的遠赴滬上，投身李徵五麾下，被編為騎兵團長；二次革命失敗後，張宗昌頓失憑倚，投靠江蘇督軍馮國璋，部隊被解散，委派他為投開置散的副官長，其間曾受到袁世凱的收買，幹下了刺殺陳其美的血腥勾當。

馮國璋繼任總統時，張宗昌相隨入京，其後領兵隨吳佩孚入湘，湘南撤防他則率部逃入江西，被江西督軍陳光遠巧妙瓦解了他的部隊；於是孑然一身，西走洛陽，吳佩孚閉門不納，再北上保定投靠曹錕也沒有結果，一氣之下，再度出關，張作霖派給他一個高等顧問的名義，算是暫時有了棲身之所。

第一次直奉戰爭，高仕賓與盧永貴異軍突起，張宗昌自告奮勇，臨危受命，消滅二逆，立下

大功，又冒冒失失收編了一批白俄軍隊，於是，在奉系的排外氣氛瀰漫的情形下，居然，又有了一個小小的局面。

直奉二次戰起，張宗昌勇冠羣鶴，自領騎兵，出冷口、襲灤州、進擊黎昌，切斷直軍，使得直軍首尾難顧而迅速崩潰。乘勝追擊，收編了不少直系敗軍，造成「直魯聯軍」的新興勢力，這時他剛剛是年逾不惑。

齊魯聯軍由白俄的鐵甲車作爲開路先鋒，沿津浦路南下，一日夜之間挺進了一千五百多里，在世界戰史上都算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奇蹟。由馬廠、濟南、徐州，直逼浦口與南京，像是摧枯拉朽般的趕走了盧永祥與齊燮元，不出旬日，整個囊括了江南肥美之地。

奉系爲了酬庸張宗昌，讓他衣錦還鄉，開府濟南，督辦山東，兼任齊魯聯軍總司令，躋身疆吏之林，也算是一個大帥級的人物了，從此，開始了他生命中最輝煌的歲月。

張宗昌在山東三年，驕奢淫佚，胡作非爲，揮霍之豪，一時無兩，貪財好色，橫征暴斂，姬妾盈庭，兒女成羣，除了「狗肉將軍」、「長腿將軍」而外，時人更稱他爲「三不知督辦」——

一不知所部的兵員有多少；二不知自己的姨太太有多少；三不知自己擁有多少財產。其實他的子女究竟有多少，以及到底督辦應該辦些什麼事，他同樣的一概不知，連同上述的「三不知」，應該稱他爲「五不知督辦」，似乎更爲名副其實。

北伐大軍進抵保定，張作霖退回關外，行經皇姑屯時被日人炸死，奉軍急忙撤回東北，張宗

昌的齊魯聯軍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，向白崇禧總指揮投降，於是，攜帶細軟，經由大連，亡命日本別府，企圖東山再起，畢竟已經成爲時代的渣滓，再也成不了任何氣候啦！他的薰天氣燄也在他四十四歲這一年全部結束了。

「九一八」事變，日本意欲運用張宗昌在東北一帶的潛在勢力，百般引誘，企圖拖他下水，但他一向對日本人沒有什麼好感，着實不願任由他們擺佈，即使昔日好友不斷勸說，却始終不爲所動。少帥張學良當時駐在北平，勸其出關來平，故人相召，正是時候，於是，束裝就道，不日抵達北平，下榻鐵獅子胡同，照樣生活豪奢，吃喝嫖賭，會招待新聞記者，大談賭經與嫖經，問到日本人向他拉攏一事，他扯開嗓門大聲嚷嚷着說：

「咱們好歹是中國人哪！可不會亂鑽煙囪的！」

倦鳥知返，葉落歸根，張宗昌在北平百無聊賴，忽然動了思鄉的念頭，於是，徵得韓復榘的同意，以回鄉掃墓的名義，返回濟南，被仇家擊殺於車站，遂結束了他傳奇的一生，僅只活了五十歲。

張宗昌一生，直像一齣五花八門的鬧劇，他扮演粗獷俚趣的角色，出色當行，入木三分，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；衆口喧騰，報刊渲染，影劇方面更以他爲素材，極盡惡、直、獷、魯、嬉、戲、諷、諷之能事，他一生的功過是非，以及善惡好壞，由於言人人殊，乃至莫衷一是。

張宗昌是個不學無術的粗人，靠着勇猛驍悍

，居然在民國初年的擾攘局面中，歪打正着的混出了一點兒名堂。有人說他很像是瓦崗寨裡的程咬金，憑着蠻橫的三斧頭闖蕩天下；有人又說他像是梁山泊中的黑旋风李逵，粗里粗氣的胡攪蠻纏；有人則說他像是三國演義裡的張翼德，粗中有細，魯莽中却帶有濃重的人情味。他本人對於這些比擬都認爲不無道理，尤其把他與張飛相提並論，心中感到最爲恰當不過。

俗話常說：「是好的壞，蓋棺論定。」張宗昌已經死去五十年了，不僅蓋棺，而且，早就墓木已拱，然而，對他的評斷至今迄無定論；說到他的好處，滑稽突梯，令人捧腹絕倒，說到他的壞處，能教人氣憤填膺，痛恨不已。北洋軍閥爲數不少，時移物換，絕大多數已逐漸爲人所淡忘，惟獨這位山東督辦張宗昌，却歷久不衰，仍然活生生的留存在大家的記憶裡。喜歡他嗎？抑或痛恨他嗎？如今都已經無關緊要，倒是他那毫無掩飾的爽朗性格，以及大而化之的傻憨作風，確實曾經爲人留下了一些欣賞式的印象呢！

向來月旦人物，大都有失客觀，犯了「先下結論，再找理由支持」的毛病，因此「好不知其惡，惡而不知其善」的見解，便扭曲了真正的形象。或者是「以偏概全」式的進行「瞎子摸象」般的論究，難免「掛一漏萬」而難明真象。大多數的人則是人云亦云，不加深究，衆口一詞，隨波逐流；好在張宗昌本人向來是一根腸子通到底，一切作爲從不掩飾，再者，因爲相去不遠，傳聞及資料尚多，讓我們花點工夫，仔細來研究一下，看看他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人物吧！

## 在寒微中成長

滿清入主中原以後，白山黑水之間的各個部落民族，紛紛相率入關，東北地區反而形成一大片空虛狀態。

或由於避禍，或由於逃荒，年富力強的山東大漢與燕趙男兒，便成羣結隊的携帶妻兒，遠走關外謀求發展，就像是閩、粵人士下南洋一樣，抱着無窮的希望，向渺不可知的命運，進行堅毅的挑戰。

大約是在乾隆年間，膠東張家在族長張秉孝的率領下，輾轉來到哈爾濱附近的珠河地方，定居下來，該地倚山面水，土地肥沃，冬季雖然滴水成冰，但是，春風解凍以後，百花怒放，蜂蝶飛舞，一直到夏天和秋天，都是適宜耕種的氣候。張氏族人胼手胝足，筆路藍縷，開闢出一望無際的田園，於是，種大豆、植高粱、養驢馬、飼鷄豬，家道逐漸豐隆起來，提起珠河張家，在清代嘉慶、道光年間，在關外一帶還算是有點兒小名氣呢！

張家傳到了張克東這一代，忽然動起了「學而優則仕」的念頭，於是，埋頭塞窗，苦讀詩文，立志在學問上痛下工夫，以期從筆硯中打開青雲之路。

一來是太平軍在南中國鬧得不可開交，清廷弄得焦頭爛額，窮於應付，再則是愛新覺羅皇朝，對東北人士總有一些難以啓口的成見，認為這些人大都是滿清入關後，乘機侵佔了他們的老家，而且，也都是些桀傲不馴的刁民；因此，在

科舉上，有意無意之間就會盡量予以排斥。試看：有清一代，東北人士出類拔萃、位居要津的，實在寥寥可數。既然在科舉中找不到出路，又不願撓回頭來從事農業耕作，遂一不作二不休，乾脆亂搞一通；舉凡包攬訴訟、為惡鄉里、吃喝玩樂的勾當，都成為張家子弟的拿手好戲。同治年間，張家出了個張虎子，身長體壯，面目黧黑，人稱「黑熊」者，居然幹起殺人放火的鬍匪來了。

張虎子不但把祖先辛勤經營的家業散盡敗光，而且，在一次鬍匪火拼的陣仗中全軍覆沒，而同時身受重傷，多虧與他出生入死的大脚老婆，揹負着他連拖帶拉的逃出了重圍，眼看東北地區再也沒有他們容身之地，於是，隱名埋姓，向關內逃亡。

整整的花費了一年多的時間，夫妻二人相依為命，病病歪歪的逃到了山東掖縣的大竹家莊，才算是歇下腳來。這時已到了光緒初元，外國人的勢力，大舉向東北地區伸展，而且，由於張虎子受傷後，因為得不到足夠的醫藥照顧，如今已經變成殘廢，東山再起的心願，已經被眼前的事實，無情的逐漸否定，日常甚至生活也難以維持；昔日的老虎威風，早已隨風而逝，此刻僅僅是一隻窩囊透頂的病貓了。

正在張虎子萬念俱灰的當兒，他的大脚老婆為他生了一個兒子，總算是在他窮途末路上，重新點燃了一些希望的火花。他給這個孩子取名宗昌，意思是將來就靠這個後生子子來承襲衣鉢，昌益宗族些；至於字效坤，有說是希望他長大

成人以後，要效法他母親堅毅果敢的精神，其中也含有張虎子對他大脚老婆感恩戴德的意思呢！

張宗昌出生於光緒八年，不久他的父親便去世了，母子二人，餓一頓飽一頓，過着孤苦無依的清苦生活。據說，張宗昌的母親脚大臂粗、孔武有力、個性犷放、敢作敢當，趁着月黑風高的夜晚，操起一條木棍，躲在暗處，冷不防的把人頭一棍打昏，劫奪一些財貨，來養活他的丈夫與兒子；慣常獨來獨往，安善的人家，不願與這個來路不明的女人來往，她那殘餘的鬍匪性子，也懶得同別人囉嗦，就這樣我行我素，過着「沒有明天」式的生活，只是一眨眼，好多年就過去了。

俗話常說：「再壞的丈夫也可以作主，即使是一隻病貓，也可以嚇唬老鼠。」自從張虎子死了以後，孤兒寡婦，頓失憑依，張寡婦在走投無路的狀況下，再操起木棍，心裡總不免七上八下，手顫心驚，於是，動起了再找一個當家的來為他們母子遮風擋雨的念頭。

想想容易，做起来却並不簡單。正正經經的男人，對他們母子自然是不屑一顧，就算是降格以求，仍舊是沒有絲毫的頭緒；反正這些事除了打定主意而外，還要依靠命運與緣份，要是時運不濟或緣份沒到，再多的努力也是白搭。

嗚呼，是中國樂器之王，高亢的聲調，能夠鋪排出熱鬧的場面，悠揚的音韻，可以渲染出歡樂或悲哀的氣氛，因而，便成為婚喪壽慶上不可或缺的一環。按理說來，吹奏嗚呼也算是一門相當不容易的技藝，應當是受到社會上合理的優容

才是，無奈昔時崇尚簡樸，一般人的生活水準，也因為工商業不發達而難以提高，因而，也就供養不起遊手好閒的「藝人」；倘若能夠節儉實湊合着過日子，倒也不一定會比別人差到那裡去，如果，得了錢便花天酒地的任意揮霍，那便要難以支應，而時常捉襟見肘了。由於吹奏唢呐的人，自己不爭氣，塑造出來一個為人詬病的形象，於是，大夥兒都管這批人叫「吹鼓手」，列入社會上的「下九流」，含有濃重的侮慢成份在內，常常與剃頭的、修腳擦背的連在一起，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但是，遇到紅白喜慶，他們仍然是人五人六的在大庭廣眾之中大出鋒頭，掖縣地方上有一個年逾半百的張百音，就是這樣一個人物。

張錫五（百音）吹奏唢呐的造詣，已到了爐火純青、出神入化的地步；不但在掖縣首屈一指，就連膠東一帶算上，也是數一數二的好手。年富力強的時候，吃飽了、喝足了，能一口氣吹奏到三更半夜，把全本的戲曲，從唢呐的曲折音韻裡，表達得絲絲入扣，得了酬勞，就毫不在乎的呼朋引類花個精光，眼看年逾半百，連個老婆都沒能混上，事實上誰家的大閩女，會心甘情願的嫁給一個吹鼓手呢！

吹鼓手的活計，不是天天有得幹的，遇到清淡的日子，平時既沒有積蓄，而且，又不事生產，真箇是連吃飯都會發生了問題。有一年冬天，半個多月沒有進賬，手頭拮据得很，裹着老羊皮襖上街買了一塊大餅回來，天冷餅硬，實在難以下嚥，想要燒點兒開水，泡了來吃，便端了爐子

，蹲在門口生火，風大炭濕，久久未燃，於是，尖起嘴巴對着爐門拚命的死吹；恰好張宗昌的母親打此路過，看到張錫五那一副狼狽滑稽的模樣，不由得「噗哧」一聲笑了出來，一個是抬起頭來顯現出一副尷尬的模樣，一個則是大動憐憫之心，遂即俯下身來幫着張羅，到底這檔子事還是娘兒們比較內行，三下兩下，爐火便燃了起來。

一個是孤男，一個是寡婦，兩顆心也隨着爐火熱了起來；水燒開了，分享兩大碗泡餅之後，圍着爐火談得投機，當天晚上這個大腳婆娘，便帶着張宗昌搬來同住。

起初還有些不好意思，對人只說是他們的遠房伯伯；張百音還蠻喜歡這個愣頭愣腦的小孩子，時常帶在身邊到處走動，張宗昌也就跟前跟後的伯伯長、伯伯短的叫個不停，一家三口，還真的十分和睦呢！

過了幾年，張宗昌忽然又添了一個弟弟，母親有一天把他叫到跟前說：「要不是這個伯伯待我們好，恐怕我們母子早就餓死了！從今以後乾脆就叫他爹吧！以後你有了出息，更要像對待親老子一樣的孝順他啊！」

反正他們都姓張嘛，再說別人也懶得管他們的閒事，就這樣張宗昌又憑空冒出了一個父親來。張宗昌生就一副矯健的身手，十二、三歲便跟着繼父一夥人到處打雜幫閒，更由於身體棒、個兒高、膽子大，又腿長善走，索性在紅白喜事中，擔任危險的「銃手」，專門放銃來鎮壓驅邪。在舊式的迎親行列，或出殯隊伍，最前列由

兩位或四位身強力壯的小伙子，扮成武士模樣，手執火銃，腰掛火藥葫蘆，在前面開道，遇到大樹、懸崖、石橋或村落，都會點燃火銃，「咚！咚！咚！」連放三響，一方面是鎮懾邪魔鬼怪，另外也有壯盛聲勢，以顯示威風之意。放銃的小伙子，不但要有些膽量，而且，還要有足夠的體力，固無論隨時都可能發生危險，單祇是那噲人的火藥氣味，與震耳欲聾的聲響，就够使人魂飛魄散的了；等到三銃放完，又得裝填火藥，耗費偌大工夫，遠遠的落在眾人後面，必須飛快的跑到前頭，如此一來，就不是一般人都能够勝任愉快的事了。

在放銃的生涯中，張宗昌很快的便長大成人了。十七、八歲的年輕人，正是狂飈的年紀，好勇鬪狠，惹是生非，他娘管不了他，繼父更莫奈何，幸虧在衙門裡當捕快的崔二麻子看上了他，替他補了個名字，居然，搖身一變成爲官差人物了，整天忙着抓壞人、逮強盜，忙裏忙外，還蠻像一回事似的；但他畢竟是一個胸無點墨而又缺乏教養的人，在是非尺度上未必能够確切的把握，有時難免會仗勢欺人，因而，也引起了不少人的怨恨，恨不得他頭栽到陰溝裡命喪黃泉。

「鮮花插在牛糞上」、「巧婦常伴拙夫眠」，世間事真是無奇不有，像張宗昌這樣一塊材料，在十九歲那年居然討了一個如花美眷，這個姑娘不但人長得水葱兒似的玲瓏秀艷，而且，知書達禮，還是個大戶人家的掌上明珠呢！

有一天張宗昌獨自前往鄉下查案，在一處偏僻的松林小徑上，遇見兩個執袴子弟，正在調戲

一個弱女子，張宗昌大喝一聲，衝上前去三拳兩脚，就把他們打得人仰馬翻，趴在地上呼爹喊娘的變成了縮頭烏龜。張宗昌問明原由，從林子裡找到了這位姑娘的奶娘，親自護送她們回家；這件事情過後，張宗昌早已忘得一乾二淨，想不到過了些時，這位姑娘實夜來到張宗昌的住處，效「紅拂女夜奔李靖」，便是非嫁他不可。

這位姑娘姓李，閩名春蠶，是城東富紳李家的獨生女兒，父母那肯善罷甘休，於是，一狀告到衙門，雙雙遂被逮至公堂；李春蠶睜着眼睛說瞎話，只說自己是個私娼，投奔張宗昌是自願從良；李家父母氣得七竅生煙，便從此不認這個女兒了。

小兩口兩情繾綣，如膠似漆，正自慶幸之

際，不料當日被他打倒在地的兩個執袴子弟，其中之一却一命嗚呼了，好不容易找到了張宗昌的頭上，於是，又是一狀告到官裡，此番是人命關天，非同小可；總算崔二麻子有意放他一馬，向他透露風聲，讓他趕快逃走，但他新婚燕爾，實丟不下如花似玉的老婆。

李春蠶却是一個提得起、放得下的女人，對他說：

「事到如今，豈可眷戀兒女私情，與其坐以待斃，不如遠走高飛；再說一輩子待在這個偏僻小縣裏，也不會有多大出息，好好出外找個好營生，圖個出頭才好。至於我嘛！你走了以後，親爹娘總不會永遠不認這個女兒的。」

張宗昌還有幾分戀戀不捨的樣子，李春蠶索

性頭也不同的出門而去，眼看一個弱女子尚能如此堅決，於是，心一橫，決計遠走他鄉。

究竟逃到那裡去呢？張宗昌始終拿不定主張，當天夜裡，他的母親徹夜與他長談，告訴他當年關外的一切，張宗昌聽得十分入神，天際朦朧，他的主意已經打定，於是，揹起小包袱踏上了逃亡之路。

這是光緒二十八年（一九〇二）的初春，柳絲吐芽，杏花乍放，張宗昌一路逃向關外，心裡想着珠河不知道是個什麼樣的地方？是否還能找到親戚朋友呢？如何來承襲父親張虎子的雄風呢？此時的他，不僅是在逃亡，更重要的是又肩負起重振家風的重擔，這一趟長途跋涉的路途，使他真正的長大了，也成熟了。（未完待續）

# 鐵血精忠傳

## 戴笠的故事

喬家才著全書五百餘頁

定價新台幣壹佰陸拾元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

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

本書係喬家才先生繼關山煙塵記、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、海天感舊錄等書之後又一精心傑作，要目有：仙霞人才及其運籌、藍太夫人母教、嚴文溪小學、一羣健兒、浪跡天涯、十二年的特浪潮、遠走廣東、在騎兵營、鋒芒漸露、通訊網、希望做校長的衛士、藏本領事失蹤事件、無名英雄處、洪公祠、浙江警校、建立無線電、國際間諜、陳濟棠、強扣三兵艦、刺楊案、肅清全國各地、革命靈魂、公開機密工作、破獲共產黨、汪案、王亞樵、決心赴難、親入危城、肅清全國各地、日課、七變起、兩廣事變、反有成、刺汪案、王亞樵、決心赴難、親入危城、肅清全國各地、北方打游擊、從空中截留楊虎城、曾澈和抗日殺奸團、別動隊、奮戰淞滬區、忠救軍、共二百多篇，歡迎購閱。中外雜誌長期訂戶八折優待。